

客方言中“ $\subseteq la \subseteq k^h ia$ (蜘蛛)”一词本字及其语音层次

田志军

(江西教育学院中文系,江西南昌 330029)

摘要: 客方言中“蜘蛛”一词具有很强的内部一致性,基本语音形式为 $\subseteq la \subseteq k^h ia$,其它形式也极为相近,并有一定的音变规律可循。本文联系闽语、赣语等,通过书面文献考证其本字应为“罗琦”,并进而指出其为客方言中的古音化石。“罗”读 $\subseteq la$ 当为歌韵古音遗留,“琦”读 $\subseteq k^h ia$ 当为上古歌部(“琦”从奇得声)字,这部分字中古音已转入支韵,但在方言中仍然保留了区别的痕迹,表现出《切韵》前的语音征状。

关键词: 方言;客家方言;本字

中图分类号: H1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 3638(2005)06 - 0097 - 03

The Word “ $\subseteq la \subseteq k^h ia$ (Spider)” in Hakka Dialect and Its Historical Phonetic Stratum

TIAN Zhi - jun

(Chinese Department, Jiangx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nchang 330029, China)

Abstract: In Hakka dialect the pronunciations of the word “spider”, with $\subseteq la \subseteq k^h ia$ as their basic form, are very closed to each other, from which a certain historical sound change can be traced as well. By comparing with the Min and Gan Dialects and by textual research into the documental record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be “罗琦”. of this word and further illustrates the pronunciations are “fossils” of ancient sounds kept in Hakka Dialect “罗” read as $\subseteq la$ is the remainder of the Rhyme Ge of the Medieval Phonology (中古歌韵) and “琦” read as $\subseteq k^h ia$ of the Group Ge of the Ancient Phonology (上古歌部), the pronunciation of “琦” originates from “奇”. The characters of the Group had transmitted into Rhyme Zhi of the Medieval Phonology, but some of them still remain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retains the pre - Qie Yun phonological features

Key Words: dialect; Hakka dialect; original character

客方言中关于“蜘蛛”一词的说法内部非常一致,其最为常见的形式是“ $\subseteq la \subseteq k^h ia$ ”,其它形式也相近,语音上联系紧密,先请看赣南各点说法,如下表:

表 1 赣南客方言“蜘蛛”一词的音读

安远	$\subseteq la \subseteq k^h ia$.	龙南	$\subseteq la \subseteq t\phi^h ia$.	崇义	$\subseteq la \subseteq t\phi^h ia$
于都	$\subseteq t\phi^h ia \subseteq lo$	石城	$\subseteq k^h ia \subseteq lia. ts\phi$	瑞金	$\subseteq t\phi^h ia^c lo$
南康	$\subseteq la \subseteq t\phi^h ia$	会昌	$\subseteq t\phi^h ia \subseteq lo$	寻乌	$\subseteq lo \subseteq k^h ia$
宁都	$\subseteq tsau liau^?$	上犹	$\subseteq la \subseteq t\phi^h ia$	兴国	$t^h ua^? lau$
赣县	$\subseteq t\phi^h ia lo^?$	定南	$la^? \subseteq ts^h a$	大余	$\subseteq la \subseteq t\phi^h ia$

兹就上表先作简要说明:

可以看出,各点说法如去掉子尾.和.ts,均由两个音

节组成。词形异序现象在客方言中常见,有说“ $\subseteq la \subseteq k^h ia$ ”也有说“ $\subseteq k^h ia \subseteq la$ ”的等等,不足为奇。大余、南康、崇义、上犹、龙南、瑞金等点音系不分尖团,精见组细音合流为 $t\phi, t\phi^h, \phi$,由此推测“ $\subseteq t\phi^h ia$ ”当系“ $\subseteq khia$ ”腭化的结果,二者同源应该没有问题。至于宁都“ $\subseteq tsau$ ”,兴国“ $t^h ua^?$ ”中的声母 ts, t^h 可能是语音变化结果,也可能另有来源。这里我们不加讨论。所以这个音节只是声母不同,韵母一致,同为 ia 。另一音节的声母同为 l ,但韵母却有 a (石城为 ia ,系受前一音节 $k^h ia$ 同化而添介音 i)、 au, ϕ 几种情况,联系汉语语音史,果摄字存在 $a - > \phi(au) - > o$ 的这样的语音历史分布。

蜘蛛是一种古老且又随处可见的动物。作为词,“蜘蛛”应属于基本词汇,使用频率非常高,一般来说其语音形

收稿日期: 2005 - 09 - 15

作者简介: 田志军(1972 -),男,江西上犹人,江西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从事汉语史研究。

式较不容易发生变化。客方言称“蜘蛛”为“ $\subseteq la \subseteq k^h ia$ ”，显得非常独特，且在客方言中读 $\subseteq la$ 和 $\subseteq k^h ia$ 这两个音节(含声调在内)的字很少，导致要找两个同音字来记录这两个音节都很困难，为之考求本字(当然它也可能没有所谓本字可考)，探索语源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也有些同志认为是少数民族借词，这种观点一方面缺乏信而有证的材料支持，另一方面对于蜘蛛这种常见的动物客家先民居然要用借词来指称，也觉得有悖常理。为此笔者一方面求之于书面材料，一方面证之于闽南话等其它方言乃至少数民族语言，对这个词作了一番考察。得出“ $\subseteq la \subseteq k^h ia$ ”本字当为“罗琦”，“罗”读 $\subseteq la$ 当为歌韵古音遗留，“琦”读 $\subseteq k^h ia$ 当为上古歌部(“琦”从奇得声)古音遗留，这部分字中古音已转入支韵，但在方言中仍然保留了区别的痕迹，表现出《切韵》前的语音征状。

二

笔者在考求客方言“ $\subseteq la \subseteq k^h ia$ ”一词的书证材料时，先是找到了 $\subseteq k^h ia$ 这一音节的线索，落实“琦”为其本字后，初步认定“ $\subseteq la$ 琦”不是双音节单纯词(因为文献中有“长琦”一词为证)。如此，才进一步考证“ $\subseteq la$ 琦”实为“罗”字。我们先谈“琦”(读 $\subseteq k^h ia$)字的考证。

郭璞《尔雅音图》释虫第十五云：

“蠨(音肖)，蛸(音肖)，长琦(小蜘蛛长脚者，俗呼为喜子。琦音倚)。”

“奇”客方言读 $\subseteq k^h i$ (或腭化为 $\subseteq k^h i$)，“琦”从“奇”，声音相近，与 $\subseteq k^h ia$ 声母相同，但韵母不合。宋《太平御览》卷九四八“蜘蛛”一条下引有北魏刘芳《毛诗义茎》一段话：

“蠨蛸，长琦，音崎岖之崎。小蜘蛛长脚者，俗呼为喜子。”

这段话与郭璞《尔雅音图》中所述，如出一辙，都是为《诗经·东山》“伊威在室，蠨蛸在户”中“蠨蛸”一词作的注。我们知道，《尔雅》目前一般认为是秦汉时期经生所撰。“长琦”，是《尔雅》对《诗经》中“蠨蛸”一词的解释，且是以词释词，说明两个词是对等的。《诗经》时代的“蠨蛸”等于秦汉之际的“长琦”。而到了两晋，俗语中已无对应的语词，只有俗呼词(方言词)“喜子”与之对应。这三个词均意指“长脚的小蜘蛛”。当然不排除词汇发展演变以后，专名替代通名的情况，如江西乐平、弋阳、广丰、玉山等地称蜘蛛就是“蠨”，与两晋俗呼一致。

再来看看“琦”字音韵地位，查《广韵》平声支韵：

琦：长脚蜘蛛，去奇切。

音义都和《尔雅》基本一致，但 $\subseteq k^h ia$ 和“琦”语音上是否有联系呢？先看笔者母语上犹客话中几个支韵(举平以赅上去)字韵母读 ia 的例子，开列如下：

1. “骑”(白读) $\subseteq k^h ia$ ，如“莫骑上你阿哥背囊上去”；“骑上院墙上去正捅得该只柚子下来”。

2 “倚”——《广韵》：“牵一脚。《说文》云：“偏引也”。居绮切。上犹客家话中说一只脚迈开一步，双腿叉开即是 $\subseteq k^h ia$ ，本字疑即“倚”字，如“倚开脚来”(把脚张开)。

3. “跨”——《广韵》：“《公羊传》曰：‘相与跨间而语，闭一扇，一人在内，一人在外。居绮切’。笔者母语中，双足叉开跨在门槛等之上这个动作叫 $\subseteq k^h ia$ ，本字也疑即“跨”，如“莫跨到门槛上，挡稳我进出。”(不要跨在门槛上，挡着我进出呢。)

至此，仍不敢就断定“ $\subseteq k^h ia$ ”即是“琦”，再看林语堂先生《支脂之三部古读考》(1931)其中第七部分“支古读 $ia, i\grave{a}, ie$ 音说”云：

……再证之厦门方言，这些关系，更加明白了。厦门音柯读 oa ，“小可”之可念为 $k^h oa$ ，而“奇偶”之奇念为 $k^h ia$ ，寄读 kia ，骑读 $k^h ia$ ，崎读 kia ，我读 goa ，而蚁读 hia ，鹅读(泉州音) gia ，蜘蛛谓之 $la\ gia$ (当系与[蚁]同语根)。自然厦门音不一定便是古音，但是因为他能帮助我们解释那些不易解释的谐声现象，又与三百篇的用韵分合相同，所以可以断定这个 ia 是古音，更有趣的是，支韵中字古不与歌戈麻合韵的(如以上第二第三类)厦门音中也没有 ia 音痕迹。

从引文中可以得知，厦门方言中上古歌部转入中古支韵的字今音就是 ia ，林语堂先生并认为 ia 就是这部分字的古读。至此顿觉豁然开朗。由此看来，客方言中有数例支韵字读 ia 实不足为奇。笔者又从《汉语方言字汇》中找出厦门、潮州两点闽南方言支韵中今白读主元音为 a 的字，列成下表：

表 2 厦门、潮州方言今韵为 a 的支韵字

例字	中古音韵地位	厦门音(白读)	潮州音(白读)
纸	止开三上纸章	$\subseteq tsua$	$\subseteq tsua$
寄	止开三去置见	kia^2	kia^2
骑	止开三平支群	$\subseteq k^h ia$	$\subseteq k^h ia$
企(立也)	止开三上纸溪	$k^h ia^2$	$\subseteq k^h ia$
蚁	止开三上纸疑	hia^2	$\subseteq hia$
倚	止开三上纸影	$\subseteq ua$	$\subseteq ua$

且厦门“蜘蛛”一词的读法“ $la\ gia$ ”亦与客方言相近。我们知道，上古歌部中从“离、施、奇、糜、隋、吹”等字得声的字后来入《广韵》支韵(举平以赅上去)。而“琦”字正是从奇得声，与“骑”、“倚”、“跨”都当同韵 ia ，所以，“ $\subseteq k^h ia$ ”的本字为“琦”基本上能够成立。

然而，问题也还是有的。一是“琦”为去奇切，当为古清平，客方言今读当为阴平，可 $\subseteq k^h ia$ 为阳平，本当为古浊母；二是厦门方言中“蜘蛛”一词为“ $la\ gia$ ”，林语堂先生认为当系与“蚁”同语根，厦门方言有疑母变 g -的特点，而“蚁”为疑母字，故林先生认为 gia 与“蚁”同语根。这在语音上解释得通，但语义上却显得牵强。以上问题都还必须作进一步的考察。

三

上文说到“ $\subseteq lak^h ia$ ”中的“ $\subseteq k^h ia$ ”字当为“琦”字，那么“ $\subseteq la$ ”又会是个什么字呢？这可能有三种情况：一是虚化的词缀，如客方言“老虎”、“老蟹”的“老”一样，以构成双音节；二是具有实在意义的语素；三是纯粹为表音的粘着成分，如“阿爸”、“阿爹”中的“阿”一样。考虑到“



$\subseteq la \subseteq k^h ia$ 一词中两个音节可以异序,我们认为基本上可以排除第三种情况,因为表音成分通常是不自由的,位置固定,不能随意改变语序。而第一种情况,虽然是已虚化的语素,但毕竟是实义的虚化,其实义还可以从语源上进行追溯。看来,“ $\subseteq la \subseteq k^h ia$ ”中的“ $\subseteq la$ ”即使现在意义已经虚化,但从语源上来看,它必定具备实义。我们也已经初步证明它不可能是单纯词,如“蝙蝠”“蚂蚁”等一样,所以我们还是从具实义这一点出发来考查它的本字。

与“ $\subseteq la$ ”同音的字很少,在我的母语中只有另外一个表示“巡回检查、反复查看”等义的词与之同音,这个词可构成“ $\subseteq la$ 水”(检查稻田有水没有)、“ $\subseteq la$ 月”(孕妇生产前娘家人前往探视)、“ $\subseteq la$ 屋场”(客家婚俗,女方到男方家察看其家境)、“ $\subseteq la$ 哨”(检查岗哨情况)等词。这个词也可单用,如“来去上墟 $\subseteq la$ 一下”(到集市上逛逛去)、“哪当都 $\subseteq la$ 交了,影都唔曾见到渠个”(到处找遍了,连他影子都没见着)。

这个表示“巡回检查、反复查看”等义的 $\subseteq la$ 字笔者曾考证当为“逻”字。《说文》大徐本:“逻,巡也。”(不过此字是新附字)。另《玉篇》载:“逻,游兵也。”“逻”从“罗”得声,与“罗”字同为鲁何切,果摄开口一等平声歌韵。韵母今读仍为 a,未高化为 o,正是古音的遗留。果摄字主要元音今读 a,这类情况汉外对音、译音材料很多,其实汉语方言中也不乏其例,北京话中就有“大”、“他”、“那”等。再看赣方言的几个例字,

我:南丰 ηa^2 吉安 a^2 万年 $\subseteq \eta a$ 乐平 ηa^2
靴:安义 $\subseteq \text{ɕ}ia$ 彭泽 $\subseteq \text{ɕ}ya$ 都昌 $\subseteq \text{ɕ}ia$ 永修 $\subseteq \text{ɕ}ia$
茄:南昌 $\subseteq \text{t}^h ia$ 安义 $\subseteq \text{t}^h ia$ 乐平 $\subseteq \text{t}^h ia$ 余干 $\subseteq \text{t}^h a$
闽南话的例子就更多了,如,
破:厦门 $p^h ua^2$ 潮州 $p^h ua^2$ 磨:厦门 $\subseteq bua$ 潮州 $\subseteq bua$
簸:厦门 pua^2 潮州 pua^2 舵:厦门 tua^2 潮州 tua^2
拖:厦门 $\subseteq \text{t}^h ua$ 潮州 $\subseteq \text{t}^h ua$ 箩:厦门 $\subseteq lua$ 潮州 $\subseteq lua$
萝:厦门 $\subseteq lua$ 潮州 $\subseteq lua$ 靴:厦门 $\subseteq hia$ 潮州 $\subseteq hia$

我们还可以从壮侗语中各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关系词中找到印证,看下列例子,

1. 壮语

锣:武鸣 la_2 龙州 la_2 箩:武鸣 la_2 龙州 lo_2
萝卜:武鸣 $la: u_4 pak_8$ 龙州 $lo_2 pak_8$

2. 瑶语

锣:勉语 lo_2 拉珈语 $to_4 la_2$ 寻找:勉语 lo_4 拉珈语 la_4

3. 侗语

锣: la_2 ; $to_2 la_2$ 箩: lo_2 寻找: la_6

从以上民语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箩、萝卜、锣”几个词的音读与汉语非常密切,应该是来源于汉语的借词,其韵母读 a, au, o 的情况,也正好符合汉语果摄字的历史演变规律。由此推论,其中侗语瑶语中的“寻找”一词,也就是汉语的“逻”字。

$\subseteq la \subseteq k^h ia$ 的 $\subseteq la$ 字会不会就是“逻”字呢?笔者一度也曾这么认为。但经过反复考虑,认为“罗”字当更为准确。《说文》:

罗,以丝罟鸟也。从网。从维。古者芒氏初作罗。

段注:“《释器》鸟罟谓之罗。《王风》传曰:鸟网为罗。罗就是网,现在罗、网也还并举,如天罗地网,自投罗网等。鸟网人用来捕飞鸟,蜘蛛网则蜘蛛用以捕飞虫,功能、性质上二者都差不多,语源上应该是一致的。从赣南各点蜘蛛说法中声母同为 l 的音节中,韵母有 a, ɔ, au 几种情况也正好共时地反映了果摄字音 a—>ɔ(au)—>o 的历史分布。

四

在《浊上归阴平和客赣方言》(刘纶鑫,1999)一文中说“……根据目前的研究,人们认为全浊上变去发生在公元八、九世纪,但次浊上归声则是在《切韵》以前的事。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客、赣方言虽然在公元六世纪后受大量南迁北民带来的《切韵》音系的影响,但它不是《切韵》音系枝生的方言,而是在《切韵》以前就已形成了一种汉语方言。”本文对客方言中“蜘蛛”一词的考察,我想也能印证刘先生以上的观点。当然这种能表现《切韵》以前层面的语音底层(substrata)现象因受到北民南迁带来的《切韵》音系及宋元等近代中原语音的强烈冲击,到今天已所存无几。但正因为如此,却更加值得重视,值得我们去探幽发微,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晋)郭璞.尔雅音图[M].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
- [2]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3] (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4] 林语堂.支脂之三部古读考[J].史语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民国十九年八月.
- [5]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9.
- [6] (美)罗杰瑞.福建政和话的支脂之三韵[C].中国语文200期纪念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 [7] 梁敏.侗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
- [8] 毛宗武,蒙朝吉,郑宗泽.瑶族语言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
- [9] 王辅世.苗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
- [10] 韦庆稳,覃国生.壮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
- [11] 中央民院苗瑶语研究室.苗瑶语方言词汇集[M].北京:中央民院出版社,1987.
- [12] 刘纶鑫.浊上归阴平和客赣方言[A].语言学论丛[C].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责任校对: 邓 刚